

几位中文系老师的旧诗

曾渊澄

那一天和昆灿、畹芳、统义、世华、镜培诸同学谈论这本纪念集的编务时，大家都觉得若能把当年教导我们的老师所写的诗文收存在纪念集里，将更具意义。我即时想起几位老师当年和我作古的老爸在不同因缘下有诗和唱，我曾剪下他们刊登在报章上的诗作，于是我说我可以找出余雪曼老师、刘太希老师、潘重规老师及师母黄念容老师的作品，供这本纪念集刊用。谁知道当年的剪报不知“塞”在什么地方，找了好久找不到。最近幸好找到一本笔记簿，其中记有他们的诗作，但因日久纸黄，有些字迹模糊不清，我照抄下来，算是“交卷”。若有抄错字，打我三十大板可也。

(一)

赠曾志远医师

余雪曼

耻扶干肘策	幽怀寄杏林
几多经世术	尽是活人新
迹向壶中隐	方从海上寻
尚余山水意	永夜付鸣琴

按：余教授在南大多年，写诗不多，这首诗可说难得。提起这首诗，我就想起当年发生在我们中文系里头丢臭蛋的事。如果我的同学们不健忘的话，应该还记得我们在大三快结束那年，有一位同学把蛋（未必是臭的）丢向黑板，就这样引起了一阵小风波，我被涉及，教务长陈宗南老先生要我和廖障迴同学停课两周，我“哭诉”当时还有点办法的老爸，我老爸知我冤枉，通过同乡张天泽院长找中文系主任“了解”“了解”。余雪曼教授当时就是我们的系主任，我老爸就是靠这因缘和余雪曼老师建立起友谊来，余教授不久就写了这首诗送给我老爸，我老爸也回赠一首，这里不录。而那一年我的中国文学史考试不及格，要补考才过关，所以余教授赠我老爸这首诗我至今不忘。

(二)

赠曾志远医师

刘太希

仁心仁术本于诗

敦厚温柔即大慈

词赋沸腾聊自喜

家风弘毅是我师

能传一贯君毋忝

未表斯文道在兹

医国医人功用等

不为良相亦良医

按：刘太希老师诗文俱绝，当时新加坡一些好诗者刚成立了“新声诗社”，时有雅集，刘教授写诗又快又好，时常受邀参加雅集。我老爸当时是“新声诗社”的财政，而诗社也暂设在我老爸的医务所，因此老爸的医务所客常

满，时常可以听到一些诗人吟唱他们得意的作品，老爸就这样认识了刘太希，两老时常谈诗论文并和唱一番。

(三)

赠志远医师方家 黄念容

其一

中华医道仗传薪 种杏成林德业新
长感炎州甦我病 更钦诗笔健如神

其二

风雨晦明造化界 医和论疾信天人
一经袖里回春手 便是金刚不坏身

按：潘师母黄念容教授信中医，有病喜找中医，我老爸当时在中医界算是颇有名气，所以从林语堂的南大到张天泽的南大，一些南大教授都到过我老爸的医务所“坐”过。潘师母似乎多病常病，到过的次数比别人多。黄老师写这首诗送给我老爸，称赞我老爸的医术，我老爸当时确是高兴得很。

(四)

将离狮岛曾志远诗家有诗赠别
依韵奉答

潘重规

其一

相从未款惜将离 帐触新声一卷诗
海外词流开辟手 裁云镂月更雄奇

其二

半取徐参无尽长 诗情禅悦共心香
黑头那羨三公位 羨尔阶前兰桂芳

其三

世难何曾自许身 东西南北愧流人
乌私丹腑青天鉴 愆阴初回海角春

其四

高怀济世一壶悬 肝胆时时接酒边
望里沧波愁渺渺 思君遥咏在花前

按：潘老师为人严肃，做学问很认真，许多人都仰慕他的道德文章，但他不轻易发表诗作，他曾受邀参加过新声诗社的雅集，我没看到他的作品。他和我老爸谈话，一个南腔，一个北调，却谈得“有来有去”，相当投机。潘老师离开南大到香港，我老爸写了四首七绝为他送行，他在回港后不久，即写了这四首诗回赠，让我们有机会读到潘老师的诗作。